

## ■ 玉渊杂谭

## 《火星救援》：当科学遇上幽默

文·杨雪

电影散场时已近午夜，出来看到雾霭散去，深吸一口气清冷的空气，却从心头涌上一股暖流——此时，能脚踏实地踩着地球上的一方土地，能随意地呼吸，都要感恩于宇宙对人类的馈赠。如果可以，我恨不得给地球母亲献上一个个大大的拥抱。

这和看完《地心引力》后的感觉非常类似，但《火星救援》的观影体验则完全不同。《地心引力》用全程的静谧和孤独营造了满满的恐惧感，整个观影过程是虐心的。正是这种前车之鉴，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意料《火星救援》的气氛轻松、欢快，在火星和地球场景的“寡”“众”间来回切换，推进剧情转折，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观影过程毫无压力，在一种轻松喜剧的体验中，灯火亮处。

记得若干年前，我们嘲讽某人缺乏常识或冒着土鳖气质时，流行用一句“你是从火星来的吧”。而跟随影片，走进这个荒凉的红色星球；当被“遗弃”在火星上的马克独自登上山峰，环视这片洪荒世界；他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能鼓起勇气，不断地试图用科学知识解决补给、取暖等生存问题；当他终于与地球取得联系，在逃离火星的过程中屡次希望又失望，仍然乐观地坚持，从不绝望……此刻，顿悟我们的玩笑开得多么低级。如果一个人从火星而来，那一定具有异于常人的知识储备和生存本领，以及最为可贵的坚毅品质。

一个人独自在火星上生存了561个太阳日，这份足以“杀人”的孤独被马克的逗比气质，加上复古的迪斯可音乐稀释了压

抑感。在密闭环境下极其危险的氢气燃烧实验，爆炸时炸飞了逗比的马克，画面结构却是诙谐的而不是惨烈的。当马克终于可以乘坐航空器离开火星，却被告知为了达到与赫利密斯号相同的对接高度，航空器必须减重，于是马克拆掉航空器顶棚，坐着“敞篷飞船”飞向太空。在这些“硬科幻”的细节中，幽默化解了观众的恐惧和绝望，在颇为享受的情境下，和马克一起经历了本应沉闷、紧张的火星救援。

类似的幽默随处可见。比如提出营救方案的那位“码农”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展现了科学家的天然呆萌气质。又比如对中国元素的运用——肯定中国航天事业在全球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同时，还不忘黑我们一下，用“我们从阿波罗9号之后就都没有那样做

了”简单带过两国合作时的争执。虽然这有嘲笑我们的嫌疑，但我仍然欣赏影片在借中国元素迎合中国市场的同时，能够处理得不至于谄媚，给观众一种自嘲的语境，揣摩其中肯定的否定抑或否定的肯定。

尽管《火星救援》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科学瑕疵，但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战胜了人类对宇宙不确定性的茫然和恐惧心理。在马克“统治”火星的过程中，科学也沾染上马克的逗比气质，显得生动可爱而不是沉闷无聊。这次，人和科学都没有背负类似于拯救全人类的伟大使命，影片仅从生命本能出发，强化了对生命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以幽默的方式向科学致敬，令科学得以在个体全面自救的过程中演绎出纯粹的魅力。

## ■ 桂下漫笔

我们考察一场文艺运动或一股文艺思潮，可以从宏观上看其惊涛骇浪、波澜壮阔之命运起伏品味其流变转折。作为一家存活不满四年的书店，“水沫书店”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可能并不十分重要；但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当我在故纸堆中翻找这些旧时风景，总觉得自己在找寻早已坠入人间的流星。流星划过夜空的灿烂瞬间固然令人神往，然而，更让人追念的，却是那些面对流星许下心愿的人们。

现代文学史辞书对“水沫书店”的解释是这样的：“1928年由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创办于上海。原名第一线书店，因出版《无轨列车》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改名水沫书店。先后出版胡也频著《往何处去》、柔石著《三姐妹》、戴望舒著《我的记忆》、施蛰存著《追》，以及《科学艺术论丛书》等。1932年于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

这个介绍对于水沫书店而言实在是太简单了，而且不够准确。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水沫书店是当时“左翼文学的大本营”。用现在的话说，水沫书店是三十年代上海进步青年文化创业的产物。书店“文艺合伙人”有四个，他们是刘呐鸥、戴望舒、杜衡和施蛰存。水沫书店的前身“第一线书店”，是一家只有一间店堂的小书店，一开始只卖《无轨列车》创刊号，后来才向各家新文学书店批购了几百本书充实书架。开张一个多月后，第一线书店被以“宣传赤化”的名义查封了。艰难的世道让文艺青年们吸取了教训，水沫书店开在了“法外之地”的租界，陆续出版了冯雪峰、胡也频、柔石等进步作家的作品。

书店还译介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就是其中之一。这部书现在通译《西线无战事》，1929年1月在德国出版，3个月内发行60万册，英译本出版后，4个月内发售9万多册，法译本11天内发售7万多册，一时轰动世界。1929年9月，林语堂的侄子林疑今把这本书译成了中文，拿到水沫书店寻求出版。当时，戏剧理论家洪深和马彦祥也在翻译此书，施蛰存等抢先一步，不到十天时间排出了校样，11月上旬顺利出版，还在《申报》上登了广告。5个月内，这本书再版四次，卖了12000多册。

不过，从文艺思潮角度看，真正奠定水沫书店地位的还不是此类畅销名著，而是策划《科学艺术论丛书》。据施蛰存回忆，某天，冯雪峰在书店闲谈说起鲁迅正翻译卢卡斯基的《文艺与批评》，他们闻听此言，便想请鲁迅主编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托冯雪峰去征求。鲁迅答应参加几种译稿，但不出面做主。

实际上，从鲁迅那一段日记中的“书账”来看，他购买和研读了大量社会科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书籍。这位思想的巨人，出于和论敌论战的目的，也出于自身理论转向的需要，正在寻求新的理论工具，以纠正进化论的“偏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天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对这套丛书出力甚多，书目由他和冯雪峰共同拟定，共12种，其中10种都是苏联批评家的著作，基本上网罗了当时苏联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鲁迅自己担纲翻译四种，即前文提及的《文艺与批评》、《艺术论》（蒲力汗诺夫）、《霍普斯坦因论》（卢那卡斯基）、《苏俄的文艺政策》（戴原村著）。蒲力汗诺夫，现在通译为普列汉诺夫，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被鲁迅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这套丛书的校对均由译者亲自动手，封面由我国装帧艺术的开拓者钱君匋设计绘制，丛书虽未出完，却反响极佳。上海的光华书店、大江书铺等看到“商机”，纷纷找

水沫书店：  
见证一场文艺运动

文·胡一峰

冯雪峰、鲁迅抢稿子。最后，鲁迅翻译的《艺术论》转给了光华书局出版。

1929年9月，水沫书店创办了《新文艺》。与今日国人嗜好“传统”“老味儿”相反，近代中国的主流风尚是求新、趋新，直至新中国成立初年，还能看到《新建设》等“新字号”刊物。当然，“新”是个相对的概念，内涵宽泛而易变，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与全球思想学术网基本接轨、各种思潮如走马灯般变换，刚出现没多久的事物往往很快又被扣上了“旧”的帽子。水沫书店出版的《新文艺》之“新”主要是指当时新兴的文艺思潮，包括新感觉派或现代派，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水沫书店停办于1931年，原因一半来自政治，一半来自经营。一方面，《科学艺术论丛书》等“宣传赤化”，遭到政治压迫；另一方面，书店主要出资人刘呐鸥自身经济状况不佳，无法再投入资金，书店资金链断裂。本来，施蛰存、刘呐鸥等人还另起炉灶，办一家“东华书店”，改变出版方向，通过《唐诗三百首》之类大众文化读物来解决经济问题。不幸的是，东华书店还没出书，淞沪抗战便打响了。后来，和一切失败的创业一样，几个合伙人封存了底货，各奔东西，刘呐鸥转行从事电影，戴望舒回到杭州筹划出国，杜衡闭门译书，施蛰存回到松江继续当中学老师。一颗携着新文艺光芒的流星就这样坠落了。

西哲有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上，却也从来不乏抽梯子的人。“水沫书店”开张后，它出版的书依然在给向往光明的人搭起思想的阶梯。也正因此，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命令，一举查封图书149种，并要求“缴毁底版”。其中，“严予禁毁，以绝流传”的30种，水沫书店出版的冯雪峰著《流冰》赫然在列；“内容宣传普罗文艺，或挑拨阶级斗争，或诉苦党国当局，应予禁止发售”的30种，水沫书店又占了2种；“宣传反动嫌疑”的31种，水沫书店更是占6种之多。笔者不想赘述这些“禁书”的名字了，因为很多书的内容人们已经不太熟悉，但却有必要罗列一下“禁书”的作者们，鲁迅、冯雪峰、胡也频、周起应……相信这些名字虽被扼杀思想的人视为洪水猛兽，却早已牢牢地刻在有良知的人们心中。

## 词说文学史(23)

刘成群

## 武陵春·王安石

每览中韩窥孟子，王霸一囊收。天变人言万种筹，兢兢竟何求？

本是结中云上客，花雨绕春游。槛外长江寂寞流，说大业，尽浮沤。

## 武陵春·曾巩

闻说南丰三月雨，雨过草如茵。笔

底兰芽日新，惟得万枝春。

委曲纤徐岂染积？简奥出风神。壮岁文章不染尘，垂老客，更惊人。

## 武陵春·苏轼

水落山高秋月小，江上夜沉沉。早被浮名累此身，犹作宦游人。

天地蜉蝣沧海渺，生死共氤氲。往日容颜一笑温，有旧梦，了无痕。

## 东坡迷梦 亦幻亦真

文·陈莹

爱做梦的人多半是敏感的浪漫主义者，其中又有具文学天赋的人，把梦写成文字，留下来一首首奇绝的诗。

爱写梦境的唐宋文人，唐有太白长吉，宋有苏东坡。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空灵飘忽又奔腾喷疾，令人在排山倒海而来的场景变换之中随着他在天宫之上、山河之间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华丽的冒险。李贺的《梦天》幽怪瑰奇，善于用迥然不同于尘世的种种事物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构筑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

东坡写梦，却具有人间烟火气。他的梦境往往是与现实世界中的人、事、物紧密相关的，甚至几乎都是现实中曾经出现，或者与现实生活极其逼肖的场景，极具亲切感和人情味，是现实与梦幻的完美融合。

每次读《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都有一种真切的空间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是酣梦初醒，爽然若失——梦中风停水静，梦醒冷月孤窗，真实与幻梦之间，怎能不教人感到凄怆。

人生有几个十年？“茫茫”是梦醒后东坡内心凄惶空茫的写照，时空无法阻隔两个相爱相知的灵魂跨越生死的相互牵挂。多年不见，逝去的佳人想必容颜依旧，独留人世的人，经历了种种人事变迁，却已音容大改。物是人非，两人相逢，想必如今这副“尘满面，鬓如霜”的样子，妻子也应该不认得了吧。幽梦还乡，梦中的亡妻是一个“小轩窗，正梳妆”的幽美剪影。美人临窗对镜，翩然回首，深爱的人久别重逢，想说的感受太多，却在同一时间涌出，哽住，又瞬间消弭于无形，只有“相顾无言”“有泪千行”。梦醒之后，念及亡妻独在孤坟“断肠处”，也应如自己一般心碎神伤，正是“身在两地，情发一心”。词虽是写梦，场景和情感却极为真实，在自己与亡妻之间交错跳跃，在聚与散、生与死的强烈对比中展开。

除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爱而不得的苦痛，人生于世间还有更多不得解脱的矛盾与挣扎。“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是梦”，“君臣一梦，千古虚名”……他在写梦的词中频频表现出人生幻灭感。对他而言，人生是一场至死方醒的大梦，而整个人类的历史则是一场永无觉醒期限的大梦，无处不在虚空。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恍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明月当空，夜风细细，暗暗跳动的游鱼和默默滴露的圆荷无动于衷，都衬托着燕子楼寂寂的孤清。如此真实的场景，却在黯黯鼓声中被惊破。此时读者方才恍然，是梦耶？非梦耶？在这样交错的时空中，方才体味到作者刚对燕子楼景物的一切描摹，却都是已经作古的佳人盼盼的视角，是作者与盼盼隔着百年时空的情思互动。“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如今我在《艺术论》里，于若干年后又有何人于此处凭吊自己？“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整个词境在真实与梦幻的空间变换中，又浸染了过去、现在、未来相交错的时间感，也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足以承载作者因场景变幻而不断生发的敏锐感觉和哲思。

当《盗梦空间》里，莱昂纳多旋转手中象征梦境的陀螺，你是希望它停下，还是永远那样转下去？真实与幻梦之间，苏轼的拆解方式很简单——以保有现实的一点“真意”来诠释自己对生命永恒的感受，并以此来超越人世间的短暂梦境。

## 忆雪

文·许丽梅

那一年的暮秋，一场大雪画着晚妆而来，静谧的包裹整个城郭，灯火二三点缀期间，红白相称。尽管远山都睡了，楼宇也睡了，街道自然也是睡了，可它却调皮的不速而至，似是礼无尊的打扰，却可有借景怡情的人，方可微笑着坐在古香古色的藤椅上，赏赏这洁白的花洒落入梦的瞬间。次日的清晨，任是谁都要感叹了，目光所及，一场白雪成冰地盛宴。她是冬之本真，却在春秋之时如火如荼了，一定是怕世人嗔怪了她操之过急、不合时宜，也才选择在夜半像昙花一现，白、粉、垂柳柳色裁衣。那一天，周围是漆漆的黑色，冷风吹彻，在耳鬓，在眉梢……未曾觉察时光是何时踏着河面款款而

来，何时又披着疾风呼啸而去。总是不喜欢这样阴气成霜的季节，虽已进沿河望柳，却莫名的生冷起来，等过了年关，再漂移而过冷暖的转角，寒冬便可驾上飞兔疾步退场了吧。天宫的吝啬还未到极致，最近的一场雪也是人夜而来，只是未曾驻足脚步便融了，也罢，凝霜都没有了结干草。我是喜雪的，就像我想要的窗外的草丛，草从外的葡萄树，葡萄树外的雁阵……有些或是承载了太多不食人间烟火的心有旁骛，或是寄于泛着金光的小小梦想。就这样，时而与阳光微笑对话，时而舒展蜷缩起的花瓣，时而将早春的柳枝搬到阳台上，时而如痴聆听美妙的落雨声。不介意，不介意，两袖已盈满南风的暖意。

## ■ 艺苑



东坡赏梅(国画)

黄君璧

## ■ 乐享阅读

## “小宇宙”拯救“大宇宙”

文·汤哲声

楚天乐是《逃出母宇宙》中的主要人物。当他明白自己身患绝症无药可治时，反而神清气爽，反而畅想无限，他不但发现了宇宙收缩的状态，还成了人类抗击宇宙灾难的主脑。处于绝境之中，将恐惧置于脑后，人反而有着巨大的创造力。

小说人物楚天乐的经历是作者王晋康为这部小说所设定的基本理念：当人类明白毁灭性的宇宙灾难无法避免时，其抗争创造性将达到无限。人的无限的潜力之中，常常会迸发出超自然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力量被称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迸发是外在环境的逼迫，也是内在能量的超常爆发。

人之所以成为万物的主宰，是因为人具有其他生物无法比肩的人性。首先是智慧，人类能够把握环境决定自己的生存之道。人发现自己的生存环境发生灾难时，一定会想出对应之策。小说中当人类面临着宇宙收

缩、地球坍塌时，想出来对应的两策，一是制造飞船，一是培育人类基因的“人造蛋”。前者是逃离，是为现实人类服务；后者的繁衍，是为未来人类留存。当对应之策设定之后，如何将想象变成现实，需要的是创造。

小说里描述，在科学家和众人的努力下，想象中的对应之策都取得了成功，这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组织性，二是人性中美好的正能量。这两点也就成为这部小说重点写作的核心。王晋康提出了他的设想：“在灾难时代，科学家们当上了主角，而且不仅仅限于纯学术领域。科学与政治以空前的力度结合起来，形成了被称为科学执政的特殊阶层，开始直接掌管人类文明的舵轮。”

在王晋康笔下，这样的领导层出现了，楚天乐等科学家成了“乐之友”基金会的大脑，来自杞县的县长姬人锐（杞人真正管天了）成了“乐之友”基金会的掌门人。科学家

与政治家结合就能形成最有效的“灾难领导”。作者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所有的生物物种在族群濒临灭亡的时刻，都会爆发强烈的群体求生意志，并转化为狂热的群体求生努力——只是，它也可能转化为疯狂和暴力，毕竟这次的灾难来得太陡了。作为人类的清醒者，有责任把群体的亢奋引向理性，而不是听任它冲向毁灭。”这是小说人物姬人锐的陈述，也是王晋康的思考。虽然也有自杀和杀人等杂音，但对人性正能量的描述和歌颂是小说的主旋律。小说中那个脸上带着刀痕的暴发户褚富贵，愿意捐出所有的家产建造飞船，最初的目的延续他的生命和他的子孙，这为人们所厌恶，但在最后，他却成为满面慈祥的老人，成为“人造蛋”的守护者，被人们所尊敬。人之初，性本善，只要引导好，后天的恶就会被先天的善所祛除。个人、自然、世界以及人与外界之间关

系的终极意义的哲理思辨，是王晋康科幻小说一直追求的创作目标让科学从遥不可及的神坛走入普通人的世界，用柔软的一切和向善的力量化解解人与自己之外的一切，包括人、自然、世界、宇宙之间的冲突。于是，当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遭遇自然和宇宙的灾难，在求生时选择了人与人之间向善的力量，而“恶”在此时也化为了向善。

这样的处理方式，与其他灾难类型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在灾难面前，特别是在求生的时候，以个体方式面对时，人性常常呈现出复杂的面相，恐惧、自私、欺诈……诸种人性之恶，是很多作家笔下最为精彩之处。而王晋康不同。在灾难面前，他选择以群体之善抵御个人的人性之恶，甚至“恶”人也可以在灾难面前“向善”，这是他创作理念中理想主义的呈现。这种理想主义是他处理人与外在世界矛盾的方式，使他的文字温暖，也显得柔软。